

近代
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大案纪实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 编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大案纪实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大盗燕子李三案始末.....	松 笛 (1)
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	蔡 礼 (12)
二十年代轰动上海的一起绑票案.....	俞钟骆 (17)
我被绑架的实况.....	魏廷荣 (28)
1926 年上海一宗绑票案	陈醒吾 (36)
忆述一宗入校掳人勒赎案.....	陈耀林 (41)
银行家朱成璋被绑架案.....	郭绪印 (44)
永和金号被盜案.....	李 田 (48)
我所知道的邵阳永和金号惨案.....	徐君虎 (60)
记奉新盜銀案始末.....	曾新民 (73)
春华茂銀号被搶案.....	于昭熙 (79)
三穗金庫案纪实.....	毛銀昌 (81)
南丰裕民銀行被劫实录.....	张襄元 (88)
一起搶劫銀行金庫的大案.....	隗启明 (92)
黃紹卿搶劫仁壽旧銀行始末.....	陈松田 (95)
1944 年永嘉縣府儲藏庫大火案	叶汉龙 (98)
825 萬元巨款散失案	刘熙仁 (103)
武昌掘金案	武文士 (107)
一桩历史奇案	周鴻儒 (110)
永安師範白金鍋失竊案	邱其永 (113)
泰升店“大仙”作祟案	陈涤生 (117)
“台糖案件”一瞥.....	王经腹 (128)
秤案	閔孝儒 (131)

EA35/07

一桩收房案始末	王捷安 (133)
记旧汉口陆军医院的一起恶性案件	商若冰 (137)
韩士贻伏法记	谷和邦 (142)
黄三梯刺江屏藩案侧记	陈衡铨 (153)
刘侯武弹劾周演明案始末	莫擎天 (169)
周福清科场贿赂案	刘大年 (178)
缪秋杰彻查鄂岸盐务舞弊案	刘经华 (186)
长芦盐务的两大案件	纪 华 (191)
屯溪中国银行大小票案亲历	曹 焕 (201)
李国杰出卖招商局码头一案的内幕	王孝楚 (209)
战后清理汉奸房产大案纪略	刘士铤 (219)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 (230)
重庆 3000 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	吕恢祺 (247)
杭州三次打米店风潮及钟渭泉案	孙振初等 (249)
1943 年“粮食贪污案”真相	计锡林 赵天一 (270)
不了了之的刘可宗贪污案	李光厚 (277)
刘可宗贪污大案内幕	吴展明 (280)
一起官甚于匪的强抢豪夺案	梁志强 (285)
从几件盗窃案看旧社会的官场黑幕	王双林 (287)
衢县“玉带案”	廖元中 (291)
贪赃枉法的县长入狱逃脱记 ... 张任夫 黎祥恺	梅伯坝 (293)
三十年代平武的借款案和公债案	张树敏 (300)
民国时期盐亭的贪污要案	何锦帆 (304)
三十年代波阳县府会计挪用巨款案	熊正瑞 (307)
童跃华贪污教育经费案忆述	安葆真 (312)
金启裕贪污案内幕	余钟民 (315)
“霉米案”亲历记	吴家瑞 (321)

一桩县长贪污案	邓次侯 (325)
军麦案始末记	王宝珊 (328)
一起盗卖军粮案	何明初 (331)
简阳三大贪污事件纪要	曾兆姜 (334)
毛集收纳仓贪污舞弊案	陈启铭 (337)
六安县贪污受贿丑闻	倪方六 (339)
罗唯建贪污案诉讼记	廖复初 李良英 (342)
1948 年宁波的两件大案	陈谋璈 (347)
“江宽”轮遇难案	龙从启 (355)
“俞孔讼案”追忆	金臻庠 (360)
天祐坑一案始末记	吴先铭 (366)
上海舞潮案亲历记	范锡品 (375)
陇海铁路交口桥火车掉轨事件	刘昌源 (383)
轮渡码头跳板折断案	苏 英 (387)
张省委“妙裁”济滩案	岳敬喜 高家胜 (393)
民国期间的几件民控官案	陆治乾 (396)
蒋介石批办的一件公案	李逢春 (409)
“牛头告状”始末	白玉麟 (412)
阎竹麟伏法记	何文清 (414)
联合法庭会审阎案	梁超然 (417)
杨作栋告贪官惨遭杀害案	雷自忠 (421)
盐案两例	张汉怀 (425)
《苏报》案始末	徐 进 (429)
吴道明案始末	章士钊 (438)
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谜案	王 翔 (455)
“二王刺郑”始末	王 翔 (468)
宋教仁被暗杀案	刘大年 (472)

1931 年上海车站扑朔迷离的谋刺案	华永正 (498)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 (512)
汪精卫被刺案侦破经过	吴幼元 (520)
神秘女郎行动	李炎铝 (528)
六国饭店血案	经盛鸿 (535)
暗杀杨永泰案之谜	舟楫 芳琳 (539)
川岛芳子伏法采访记	迪 中 (551)
李闻惨案真假凶手之谜	孙 曙 (557)
庵埠林文峰案	吴 滔 (569)
一起离奇的“中日交涉案”	凌 肖 (577)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	〔日〕中村孝志 (588)
“牛兰案”始末.....	经盛鸿 (608)
回忆《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案	邹明初 (620)
《新生》周刊事件.....	严长衍 (625)
胡孝扬“自杀”假案真相	刘庄如 (632)
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的一场诉讼	陈雪岭 (636)
后记.....	(640)

大盗燕子李三案始末

松 笛

一、传说中的“燕子”李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的北平，曾出现过一个人富有神秘色彩的传奇式人物，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他就是轰动京城的大盗“燕子”李三。有关他的种种传说，成为当时茶楼酒肆、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谈论的话题。有的把他说成来无踪去无影、身怀绝技的飞贼，也有的把他描绘为劫富济贫、专与豪门权贵作对的“侠盗”。有关他的奇闻轶事，也就随之而来，怎么说的也有。如说他出身贫寒，遭遇悲惨，曾入空门，后被迫为盗，受过异人传授，练就一身绝技，与大刀王五、义士霍元甲并称为“幽燕三侠”……等等。

在当时盗贼如毛的北京城，出现一个“燕子”李三，竟会闹得满城风雨，传说纷纭，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主要是，“燕子”李三的突然出现，确实给动乱不休的京城，又增添了不少麻烦。因他行踪不定，连续数年作了几起异乎寻常的大案，非一般小偷小摸可比，一时震动了京城，轰动了社会，惊动了官府。当权者虽多次悬赏缉拿，并派出大批警探到处搜捕，但连个人影也摸不到。于是又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谈论，越说越玄，越讲越神，越传越广。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知道得多，哗众取宠，便不惜臆造些神奇的事迹；有的人则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形形色色的小报，为了增加销路，多赚钱，抓住这个难得的题材，更是不能放

过，莫不争先恐后地发表有关“燕子”李三的种种奇闻，编写绘声绘色的故事，使个不见经传的“燕子”李三成了莫测高深、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

其实，对其人其事，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因为不论在其作案或关押期间，一般人是见不到的，只有和警探当局上层人物有联系或相识的，才有可能略知其真情内幕。

我自幼生长在北京，现已是年逾花甲之人。在七八岁的时候，我四叔自办了一个私营报纸，达10年之久，在当时北京报界也算占有一席之地。后来，我也跻身于北京新闻界，因此，对于那些年代北京社会上发生的较大事件，一些“重要”新闻，是比较了解熟悉的。关于“燕子”李三的种种传说，以及他的真实情况，也略知一二。有关“燕子”李三的身世，以及传说的一些奇闻轶事，我不想统而论之，只是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情节和其说不一的问题，就我所知所见写出来，供参考。

二、“燕子”李三其人

“燕子”李三，确有其人。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北平，此人确曾出没无常，做过几起大案，轰动了社会，惊动了官府。他专门盗窃达官显贵家宅和富商巨贾的店铺。每做一案，不是盗窃大量的绸缎皮货，就是巨额的珍贵财宝。这些财物，都出自王府、巨宅和大商号。这些地方都是高楼瓦房，门禁森严，看宅护院的大有人在，而“燕子”李三却能穿堂入室，为所欲为，不能不令人叹服。可说是个艺高胆大，不畏权贵，行踪不定，难以捕捉的“神秘”大盗。

当时的北平，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军阀混战割据，社会动乱，市面萧条，民不聊生的局面。“燕子”李三的出现，作案的神奇，确使当权者震惊，黎民百姓称快。当权的军阀、政客，

手握实权，统领着地方军警宪特，面对这样一个来历不明、整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到处乱窜的盗贼，而毫无办法，是又惊又气，恨之入骨，几度悬赏捉拿，不断派出大批警探到处搜捕，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燕子”李三的名声大噪，有关“燕子”李三的奇闻轶事，也就越传越广，不胫而走。

说起来，“燕子”李三真有神出鬼没，来无踪去无影，像《三侠剑》、《七侠五义》等传奇小说中描述的一些侠客、侠盗，如登萍渡水的夏侯商元、蝎子倒爬城的神偷赵华阳那样的本领吗？据我所知，并非如此，实际也不可能。但他为什么能在军警林立、到处搜捕的情况下，能随心所欲地做案，并且长期逍遥法外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当时军阀、政客统治下的北平，局势是混乱的，社会是复杂的，今天姓张的登台，明天姓李的拜将，都是好景不长，自顾不暇。对这类盗窃案，只要不碰到自己头上，不偷到个人身上，是不屑过问、下大力缉拿侦破的。而担当缉拿、侦破的警探，只要上边不死追、不紧催，他们是不愿卖命，为统治者效力的。因此，上边催得紧点，他们就煞有介事地查查访访；上边但有缓些，他们也就松松垮垮 不再卖力。

其二，为什么悬赏捉拿，竟也长期捕捉不到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现象是分不开的。解放前的旧社会，是“行有行规”的。连挨家串户的粪夫、水夫，也是各有各的门户和定下来的“道”，是不可逾越或侵犯的，否则即会引起殴斗或“打官司”，到头来还是要按“行规”办事。盗窃（黑道）这一行也不例外，都是拉帮结伙组成的，只要想下水干这行，就先要拜师入伙，单独行动是吃不开、混不长的。他们这行也有“行规”，一般地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道。哪一伙在哪一伙的“辖界”内做案，不得“犯境”；否则为了争饭碗，也会引起纷争厮打以至出人命。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旧社会干这行的，为了混碗饭吃，都和地面上警探有勾

结，要随时向他们“孝敬”，也就是“进贡”送礼，否则就混不下去。当地警探得了好处，对他们做案就睁一眼闭一眼。市民都了解这个内幕，所以被盗窃者，一般都自认倒霉，知道报案也白费事。除非有权有势，或与警探有关系的，丢了东西，只要对警探们说明丢失地点、时间、失物，一般的在三天内即可物还原主。但也有个规矩，就是只还物，不交人。这就足以说明盗窃者与警探之间的暧昧关系。

“燕子”李三是京东蓟县人，他在北平作案，出没无常，既不属于哪一帮哪一伙，也不买当地警探的账，我行我素。做完一次案不是隐蔽不出，就是远走高飞。警探既摸不清他的底细，也摸不准他来去行踪和落脚地点。当时的北京，是个五方杂处、治安混乱的社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行各业、行行色色的人到处皆是，鸡毛小店遍布各地，除非老北京住户，一般的过往行人根本不登记户口，隐藏一个人是很难找到的。

其三，“燕子”李三虽没有像传奇小说中所描写的侠客、神偷等那样的绝技，但他的本领也却非一般盗贼之流可比。这从他每次作案的难度和对象来看，即可见一斑。据说他曾盗窃过“祥字号”买卖（设在前门外一带的大绸缎、皮货庄，通称八大祥）。一夜之间盗走几十件绸料和贵重皮货，而且是高来高去，不露形迹。一般盗贼是望尘莫及的。实际上，“燕子”李三每次做案前，都经过认真细致地摸底、探道。因他作案对象不是一般的小门小户，而是深宅大院、高墙耸脊、门户森严的地方，又是在夜间，如不能高来高去，穿堂入室，是无法得手的。“燕子”李三窜房越脊的技能是有的，作案时常穿五六双布底袜子，为的是轻而不滑，减少声响，不留痕迹。但在飞越高墙时，并不是旱地拔葱、飘然而过那样神奇，而是需要用脚蹬墙借劲，用手扒沿才能越过。至于穿堂入室，他也有他的“门道”。开一般的柜锁，对一般的贼盗来说是不费难的，对他来说更是易如反掌，配有各类钥匙。即大扇玻

璃窗等，他也可用一种特制的药水，洒在备好的纸上，然后贴在玻璃上，整块玻璃、窗扇，即可无声无响地被他取下，然后一跃入室，如此而已。

传说中，“燕子”李三不住一般店房或“窝主”处，而是栖身于高空的刁斗、塔顶或城楼上，这种说法很玄。他住没住过陶然亭的塔顶我不清楚，前门城楼我很清楚，也上去过。紧靠城楼西面设有高过人的铁丝网，这是当时驻在北平东交民巷西头的美国兵营设置的。城楼东边紧临美国兵营，昼夜有岗哨看守。这是为了防止中国人靠近而加以封锁。城楼的四门都用封条封住，是无法进入或住人的。

三、“燕子”李三绰号的由来

“燕子”李三，姓李，排行第三，“燕子”是他的绰号。凡是有绰号的，都不是随便取得，而是有其来历的。李三的绰号叫“燕子”，也是有种种传说的。我过去所听到或现在从一些小说中所见到的，主要是说李三曾有高人传艺，练就一身轻功，可以像燕子那样，行动如飞；甚或说李三有“燕子三超水”的绝技，可以在水皮上点水飞越，所以绰号取名“燕子”。

用“燕子”为绰号，和李三同行的还有不少，如《“燕子”吕三》等传奇小说的主人公。20世纪初，天津曾有个大盗，绰号“燕尾子”，也是用来形容这个盗匪的轻功绝技，可以在“燕子”飞着的时候，纵身飞腾抓住燕子的尾巴，这当然也是夸张之词，不过当时也确有其人，本领也颇不寻常，曾震动津门，落网后被处决了。

据我所知，李三的绰号“燕子”，并不是因有“燕子三超水”的轻功绝技而得名，而是在他每作一案后，为了显示自己艺高胆大，有意识地戏耍当权者，特仿效传奇小说中诸如花蝴蝶、白菊

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支用白纸剪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以表示明人不做暗事。这是他独树一帜，区别于一般盗贼之处，也正是李三绰号“燕子”的真切由来。

四、“燕子”李三是怎样被捕的

关于“燕子”李三被捕的时间、地点以及被捕经过，也是众说纷纭。在我看到的传奇小说中，有的说“燕子”李三是1932年，经人告密，由当时身任北平市侦缉总队长的马玉林亲率大批警探，在前门城楼上捕获的。据我所知，马玉林确有其人，30年代一直担任北平市侦缉总队长，绰号“东方福尔摩斯”。总队部设在前门外路西鹁儿胡同内。这并不是因他真具有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那样的侦破本领，而是当时官场上互相吹捧和其下属的阿谀奉承，送给他的“雅号”。至于“燕子”李三，据我所知，既不是侦缉总队长马玉林亲自率人逮捕的，也不是在前门城楼上落网的，而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在北京西单附近太仆寺街侦缉小队的住房上，被该小队警探包围捕获的。这件事也是我四叔采访回来，对我们说的。具体情况是这样：大约是1930—1931年间，一个秋末初冬的夜晚，“燕子”李三可能是不甘寂寞，也是为了戏耍与捉弄到处搜捕他的警探，显示一下艺高人胆大的作为，竟神出鬼没地、毫无声响地蹿到太仆寺街侦缉小队的房上“歇着”（事后我曾去该处看过，是一所四合小院）。可能时间呆得长了些，“燕子”李三一时烟瘾发作。他深知点火是有危险的，但有吸毒嗜好的人，瘾一上来是难熬的。在侥幸心支配下，他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根火柴，碰巧从对面屋里出来一个探员，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对面房上突然出现一点光亮，是非常显眼的。探员感到事出离奇，遂不声不响地回到屋里，把情况对所有探警说明，于是全体持枪暗中出动，把整个房屋包围。随后从梯子上去，果见有个人影在上面蜷伏着。

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燕子”李三也感到意外，见形迹已暴露，警探从四同八方包围上来，知己无法脱身，只好束手就擒。警探此时才看出此人不是别人，而是朝思暮想、久捕不到的大盗“燕子”李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莫不感到喜出望外，于是把“燕子”李三带上镣铐，从房上拖下来，押在屋内，严加看管，一面报告上峰请赏。

五、“燕子”李三起解经过

这事说起来话长，记得那时我刚上中学。“燕子”李三起解的消息，是头一天从我叔叔那里听到的。这种热闹谁不想看看，机会岂能错过！当我得知起解时间和必经路线后，第二天七八点钟就和我五叔赶到西交民巷的街口等候。起解是由“燕子”李三被捕的西单太仆寺街侦缉小队队部出发，解往南城监狱关押。李三是个要犯，又是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谁不想一睹这个大盗的庐山真面？因此，消息一传开，市民便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拥向起解所经的街道。起解所经之处，街道两旁都有军警守卫，并不时驱赶看热闹的人群。经过西交民巷路口，大约已是上午10点左右，押解李三的大车缓慢行进。因所经街道几乎被看热闹的人群完全堵塞，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只见李三坐在大车上，周围由警士把守。李三身穿一身黑色紧身棉裤袄，紫灰脸膛，约40上下年纪，倒背手被五花大绑，头戴一顶当时称之为“土耳其”式的黑帽，耳鬓插着一支白色纸燕，非常显眼。只见他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表现出一副蔑视一切、满不在乎的形象。这一少见的场面，是令人难忘的。

六、“缩骨法”之谜

在传说或某些传奇小说中，曾津津乐道“燕子”李三的本领通天，不仅有“燕子三超水”的轻功，还有名家传授的“缩骨法”绝技。说“燕子”李三被擒后，曾用练就的“缩骨法”绝招，缩小身形，脱开手铐脚镣，拧断牢房的铁柱，越狱逃跑。震动京城，人人为之咋舌。不知内幕的人，听到后是会信以为真，了解内情的人，则感到啼笑皆非。不过说起来，这在当时确成一桩离奇、玄妙、出乎意料的“特大新闻”。

所谓“燕子”李三借“缩骨法”越狱潜逃的消息，是怎么来的呢？事实又是如何呢？让我再把这个“谜”如实解开。

上面提到，“燕子”李三不慎被捕后，即解到北平监狱关押。因他是“要犯”，为防其逃脱，给他带上重镣，严加看管。在这种情况下，如无人相助，是无法打开镣铐与牢门，并避开狱卒等的看守，逃之夭夭的。

就在“燕子”李三被押进监狱关押后，京城内一时确显得平静，没有再发生重大盗窃案。谁知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先后出现了一两起较大的盗窃案，被盗的都是些金银细软。警探根据作案现场的查勘，和多方探索，认为除非有像“燕子”李三那样盗窃本领的，一般蠢贼是干不成的。可是“燕子”李三又明明被关在监狱中，又会是什么人干的呢？莫非又出现了类似的“燕子”李三？

京城的当权者大为震惊，饬令公安局、侦缉队首脑迅速派干探缉拿盗犯，限期破案。奉命缉拿盗犯的警探，费尽心机，到处查访，也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根本摸不清眉目。社会上舆论纷纷，老百姓则又有了津津乐道的话题，编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盗窃案发生后，地方上的大小报纸都不肯轻易放过这样“叫座”的

新闻，于是“燕子”李三用“缩骨法”越狱潜逃、继续作案等等耸人听闻的报道，就相继出现。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日久天长真情总是会暴露的。当权者见案件长时间未能侦破，社会上舆论哗然，感到必须下大力侦破，否则很难收拾局面。侦缉总队长马玉林，身负缉盗重责，感到情况严重，在上级严令下，如不能迅速破案，头顶乌纱恐将难保，但又觉得案件非常棘手，事出离奇，经探警多方明察暗访，竟毫无踪迹可寻，于是把疑点落在“燕子”李三和关押他的监狱方面。几度提审“燕子”李三，他矢口否认，反而痛骂问官无理取闹，嫁祸于人。又经审问典狱长等，也是毫无结果，最后轮到看管“燕子”李三的狱卒身上（“燕子”李三因是“要犯”，是被单独关押看管的）。经过对他们的严刑拷问，终于吐露真情。

“燕子”李三自从被捕入狱后，因平日吃好喝好惯了，又有烟瘾，哪堪狱中窝头咸菜的苦难生活，觉得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与其受折磨而死，何不冒下险，再显显身手，遂想出诱引狱卒，以重利做诱饵，来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狱中作案”把戏。

在当时的旧社会，尤其是在那新旧军阀当道的荒乱岁月，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当一名小小狱卒，薪俸是相当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的。同时他们对“燕子”李三这样人物不仅不仇恨，反而看成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平时对他就深怀崇敬之意，抱不平之念，很想为他效力，但又力不从心。“燕子”李三和他们日夜相处，也了解这点，因此就利用送饭等机会，把这主意试探着对他们说明。为了坚定狱卒们的信心，他以江湖义气和人格向他们担保，绝不干出卖朋友不义之事，并说如果我真的从狱中出去回不来，你们也可说是我用“缩骨法”自行脱开镣铐逃出，以推卸责任。晚上你们把我放出去，作案后仍回牢房，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也不多干，弄他一两次足够咱们吃不清，用不尽。财物，任你们挑选，只要供我李三好吃好喝，不缺烟吸

就行。狱卒在李三几经劝诱之下，一觉“燕子”李三是个江湖好汉，最讲义气，不至于出卖“朋友”；又觉机会难得，有利可图，如果李三真的出事被捕，也可把责任推在他本人头上，说成越狱潜逃，终于同意合伙干。

白天“燕子”李三不动声色，老老实实在狱中休息睡大觉，夜晚，由看守的狱卒把牢门打开，卸掉“燕子”李三的镣铐，指引他潜出监狱的通道，由高房越出作案。天不亮前，携带盗来的赃物，由知情的狱卒在指定地点，把他领回牢房，赃物由狱卒藏好，随后夹带出去窝藏变卖。酒、肉、烟，仍由狱卒利用送饭机会带进去，关上牢门后，即可大吃大喝过烟瘾。两者之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监狱成了“燕子”李三的“保险柜”，狱卒们有了发财致富之门，来个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这样离奇、玄妙的作案办法，局外人是作梦也想不到的。

事发后，也只是少数当权者和有关人员知晓，而广大民众仍不知底细。因这种暴露当权者腐败无能的丑事，对外是秘而不宣的，只是公布盗案已破、大盗“燕子”李三已就擒等等，让报纸照章发表。因此，“燕子”李三曾用“缩骨法”越狱潜逃之说，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实际上并无此事。

七、“燕子”李三之死

“燕子”李三是怎么死的，死于何时何地，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传奇小说，提到“燕子”李三在1932年于北平被捕后，因其作案累累，搅得偌大的京城鸡犬不宁，统治当局恨之入骨，不久即被绑赴天桥刑场，由北平市警察局长亲自监斩。在“燕子”李三囚车所经之路，看热闹的人山人海，还有人出来在囚车旁，亲向“燕子”李三“活祭”。到刑场后，刽子手手起刀落，人头落地。然后，将李三的人头放在木笼里，悬挂在前门城楼上示众……等等。

二三十年代，我一直居住在北京，没有见过这种事，也没听谁说过李三是这个死法。说起悬挂人头示众的事倒见过一次。那是在20年代，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一个因重大情杀案被判死刑的犯人李××，被处刑后，将人头悬挂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口，用粗钢丝拴在两个电线杆之间的高空上。那天我正和我二舅坐在一辆人力车（当时叫洋车）上，从西河沿东口过，只见很多人都在伫立仰首观望，我不由得也抬头往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吓得浑身打颤，只见一颗人头悬空挂在一根粗钢丝上面。事后才知此案真相和被砍头示众的原因。这里就不多说了，可这人并不是“燕子”李三，年代也不同。

还有的传奇小说是说“燕子”李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趁局势混乱，从狱中逃跑，解放初期，经我公安人员在济南捕获，以盗匪罪名被处死刑。这个“燕子”李三和本文所指的“燕子”李三，虽同名、同号、同行，但作案、被捕点、时间，处刑经过等，又都不一样，是一个人还是另外又有一个，不便妄加猜测，但叫“燕子”李三的何其多呢？

据我了解，“燕子”李三在北平被捕后，因又发生了意料不到的“狱中作案”事件，统治当局怕再发生意外，竟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将李三两脚后的大筋挑断，使之变成残废。“燕子”李三受这种非刑的折磨后，不仅不能逃脱，连走动也很困难了。“燕子”李三自知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再无求生之望，更不堪狱中苦难与折磨，加之有“嗜好”缠身，听说不久就瘐死于北平监牢。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燕子”李三，不太传奇，不怎么特具英雄色彩，可能会使读者感到遗憾失望，但如说它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比较真实。

1985年1月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